

第 九十九 回

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

话说赵孝成王初时接得赵括捷报，心中大喜；已后闻赵军困于长平，正欲商量遣兵救援，忽报：“赵括已死，赵军四十余万尽降于秦，被武安君一夜坑杀，止放二百四十人还赵。”赵王大惊，群臣无不悚惧。国中子哭其父，父哭其子，兄哭其弟，弟哭其兄，祖哭其孙，妻哭其夫，沿街满市，号痛之声不绝。惟赵括之母不哭，曰：“自括为将时，老妾已不看作生人矣。”赵王以赵母有前言，不加诛，反赐粟帛以慰之。又使人谢廉颇。赵国正在惊惶之际，边吏又报道：“秦兵攻下上党，十七城皆已降秦，今武安君亲率大军前进，声言欲围邯郸。”赵王问群臣：“谁能止秦兵者？”群臣莫应。平原君归家，遍问宾客，宾客亦无应者。适苏代客于平原君之所，自言：“代若至咸阳，必能止秦兵不攻赵。”平原君言于赵王，赵王大出金币，资之入秦。苏代往见应侯范雎，雎揖之上坐，问曰：“先生何为而来？”苏代曰：“为君而来。”范雎曰：“何以教我？”苏代曰：“武安君已杀马服子乎？”雎应曰：“然。”代曰：“今且围邯郸乎？”雎又应曰：“然。”代曰：“武安君用兵如神，身为秦将，所收夺七十余城，斩首近百万，虽伊尹、吕望之功，不加于此。今又举兵而围邯郸，赵必亡矣！赵亡，则秦成帝业，秦成帝业，则武安君为佐命之元臣，如伊尹之于商，吕望之于周，君虽素贵，不能不居其下也！”范雎愕然前席曰：“然则如何？”苏代曰：“君不如许韩、赵割地以和于秦。夫割地以为君功，而又解武安君之兵柄，君之位则安于泰山矣！”范雎大喜。明日即言于秦王曰：“秦兵在外日久，已劳苦，宜休息。不如使人谕韩、赵，使割地以求和。”秦王曰：“惟相国自裁。”于是范雎复大出金帛，以赠苏代之行，使之往说韩、赵。韩、赵二王惧秦，皆听代计。韩许割垣雍一城，赵许割六城，各遣使求和于秦。秦王初嫌韩止一城太少，使者曰：“上党十七县，皆韩物也！”秦王乃笑而受之，召武安君班师。白起连战皆胜，正欲进围邯郸，忽闻班师之诏，知出于应侯之谋，乃大恨。

自此白起与范雎有隙。白起宣言于众曰：“自长平之败，邯郸城中一夜十惊，若乘胜往攻，不过一月可拔矣。惜乎应侯不知时势，主张班师，失此机会！”秦王闻之，大悔曰：“起既知邯郸可拔，何不早奏？”乃复使起为将，欲使伐赵。白起适有病不能行，乃改命大将王陵，陵率军十万伐赵，围邯郸城。赵王使廉颇御之。颇设守甚严，复以家财募死士，时时夜缒城往砍秦营，王陵兵屡败。时武安君病已愈，秦王欲使代王陵，武安君奏曰：“邯郸实未易攻也。前者大败之后，百姓震恐不宁，因而乘之，彼守则不固，攻则无力，可克期而下。今二岁余矣，其痛已定，又廉颇老将，非赵括比。诸侯见秦之方和于赵，而复攻之，皆以秦为不可信，必将‘合纵’而来救，臣未见秦之胜也！”秦王强之行，白起固辞，秦王复使应侯往请，武安君怒应侯前阻其功，遂称疾。秦王问应侯曰：“武安君真病乎？”应侯曰：“病之真否未可知，然不肯为将，其志已坚。”秦王怒曰：“起以秦别无他将，必须彼耶？昔长平之胜，初用兵者王龁也，龁何遽不如起？”乃益兵十万，命王龁往代王陵，王陵归国，免其官。

王龁围邯郸，五月不能拔。武安君闻之，谓其客曰：“吾固言邯郸未易攻，王不听吾言，今竟如何？”客有与应侯客善者，泄其语，应侯言于秦王，必欲使武安君为将。武安君遂伪称病笃，秦王大怒，削武安君爵土，贬为士伍，迁于阴密，立刻出咸阳城中，不许暂停。武安君叹曰：“范蠡有言：‘狡兔死，走狗烹。’吾为秦攻下诸侯七十余城，故当烹矣！”于是出咸阳西门，至于杜邮，暂歇，以待行李。应侯复言于秦王曰：“白起之行，其心怏怏不服，大有怨言，其托病非真，恐适他国为秦害。”秦王乃遣使赐以利剑，令自裁。使者至杜邮，致秦王之命。武安君持剑在手，叹曰：“我何罪于天，而至此！”良久曰：“我固当死！长平之役，赵卒四十余万来降，我挟诈一夜尽坑之，彼诚何罪？我死固其宜矣！”乃自刭而死。时秦昭襄王之五十年十一月，周赧王之五十八年也。秦人以白起死非其罪，无不怜之，往往为之立祠。后至大唐末年，有天雷震死牛一只，牛腹有“白起”二字，论者谓白起杀人太多，故数百年后，尚受畜生雷震之报。杀业之重如此，为将者可不戒哉！

秦王既杀白起，复发精兵五万，令郑安平将之，往助王龁，必攻下邯郸方已。赵王闻秦益兵来攻，大惧，遣使分路求救于诸侯。平原君赵胜曰：“魏，吾姻家，且素善，其救必至；楚大而远，非以‘合纵’说之不可，吾当亲往。”于是约其门下食客，欲得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同往。三千余人内，文者不武，武者不文，选来选去，止得一十九人，不足二十之数。平原君叹曰：“胜养士数十年于兹矣，得士之难如此哉？”有下坐客一人，出言曰：“如臣者，不识可以备数乎？”平原君问

其姓名，对曰：“臣姓毛名遂，大梁人，客君门下三年矣。”平原君笑曰：“夫贤士处世，譬如锥之处于囊中，其颖立露。今先生处胜门下三年，胜未有所闻，是先生于文武一无所长也。”毛遂曰：“臣今日方请处囊中耳！使早处囊中，将突然尽脱而出，岂特露颖而已哉？”平原君异其言，乃使凑二十人之数，即日辞了赵王，望陈都进发。既至，先通春申君黄歇。歇素与平原君有交，乃为之转通于楚考烈王。平原君黎明入朝，相见礼毕，楚王与平原君坐于殿上，毛遂与十九人俱叙立于阶下，平原君从容言及“合纵”却秦之事。楚王曰：“‘合纵’之约，始事者赵，后听张仪游说，其约不坚。先怀王为‘纵约长’，伐秦不克，齐湣王复为‘纵约长’，诸侯背之。至今列国以‘纵’为讳，此事如团沙，未易言也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自苏秦倡‘合纵’之议，六国约为兄弟，盟于洹水，秦兵不敢出函谷关者十五年。其后，齐、魏受犀首之欺，欲其伐赵，怀王受张仪之欺，欲其伐齐，所以纵约渐解。使三国坚守洹水之誓，不受秦欺，秦其奈之何哉？齐湣王名为‘合纵’，实欲兼并，是以诸侯背之，岂‘合纵’之不善哉？”楚王曰：“今日之势，秦强而列国俱弱，但可各图自保，安能相为？”平原君曰：“秦虽强，分制六国则不足，六国虽弱，合制秦则有余。若各图自保，不思相救，一强一弱，胜负已分，恐秦师之日进也。”楚王又曰：“秦兵一出而拔上党十七城，坑赵卒四十余万，合韩、赵二国之力量，不能敌一武安君。今又进逼邯郸，楚国僻远，能及于事乎？”平原君曰：“寡君任将非人，致有长平之失。今王陵、王龔二十余万之众，顿于邯郸之下，先后年余，不能损赵之分毫，若救兵一集，可以大挫其锋，此数年之安也。”楚王曰：“秦新通好于楚，君欲寡人‘合纵’救赵，秦必迁怒于楚，是代赵而受怨矣。”平原君曰：“秦之通好于楚者，欲专事于三晋，三晋既亡，楚其能独立哉？”楚王终有畏秦之心，迟疑不决。

毛遂在阶下顾视日晷，已当午矣，乃按剑历阶而上，谓平原君曰：“‘纵’之利害，两言可决。今自日出入朝，日中而议犹未定，何也？”楚王怒问曰：“彼何人？”平原君曰：“此臣之客毛遂。”楚王曰：“寡人与汝君议事，客何得多言？”叱之使去。毛遂走上几步，按剑而言曰：“‘合纵’乃天下大事，天下人皆得议之！吾君在前，叱者何也？”楚王色稍舒，问曰：“客有何言？”毛遂曰：“楚地五千余里，自武文称王，至今雄视天下，号为盟主，一旦秦人崛起，数败楚兵，怀王囚死。白起小竖子，一战再战，鄢、郢尽没，被逼迁都。此百世之怨，三尺童子，犹以为羞，大王独不念乎？今日‘合纵’之议，为楚，非为赵也！”楚王曰：“唯唯。”遂曰：“大王之意已决乎？”楚王曰：“寡人意已决矣！”毛遂呼左右，取歃血盘至，跪进于楚王之前曰：“大王为‘纵约长’，当先歃，次则吾君，次则臣毛遂。”于是纵约遂定。

毛遂歃血毕，左手持盘，右手招十九人曰：“公等宜共歃于堂下！公等所谓‘因人成事’者也。”楚王既许“合纵”，即命春申君将八万人救赵。平原君归国，叹曰：“毛先生三寸之舌，强于百万之师！胜阅人多矣，乃今于毛先生而失之，胜自今不敢复相天下士矣。”自是以遂为上客。正是：

櫓檣空大随人转，秤锤虽小压千斤。

利锥不与囊中处，文武纷纷十九人。

时魏安釐王遣大将晋鄙帅兵十万救赵。秦王闻诸侯救至，亲至邯郸督战，使人谓魏王曰：“秦攻邯郸，旦暮且下矣。诸侯有敢救者，必移兵先击之！”魏王大惧，遣使者追及晋鄙军，戒以勿进，晋鄙乃屯于邺下。春申君亦即屯兵于武关，观望不进。此段事权且放过。

却说秦王孙异人，自秦、赵会渑池之后，为质于赵。那异人乃安国君之次子。安国君名柱，字子傒，昭襄王之太子也。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，皆诸姬所出，非适子。所宠楚妃，号为华阳夫人，未有子。异人之母，曰夏姬，无宠又早死，故异人质赵，久不通信。当王翦伐赵，赵王迁怒于质子，欲杀异人。平原君谏曰：“异人无宠，杀之何益？徒令秦人借口，绝他日通和之路。”赵王怒犹未息，乃安置异人于丛台，命大夫公孙乾为馆伴，使出入监守，又削其廩禄。异人出无兼车，用无余财，终日郁郁而已。

时有阳翟人姓吕，名不韦，父子为贾，平日往来各国，贩贱卖贵，家累千金。其时适在邯郸，偶于途中望见异人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虽在落寞之中，不失贵介之气。不韦暗暗称奇，指问旁人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此乃秦王太子安国君之子，质于赵国，因秦兵屡次犯境，我王几欲杀之。今虽免死，拘留丛台，资用不给，无异穷人。”不韦私叹曰：“此奇货可居也！”乃归问其父曰：“耕田之利几倍？”父曰：“十倍。”又问：“贩卖珠玉之利几倍？”父曰：“百倍。”又问：“若扶立一人为王，掌握山河，其利几倍？”父笑曰：“安得王而立之？其利千万倍，不可计矣。”不韦乃以百金结交公孙乾，往来渐熟，因得见异人，佯为不知，问其来历，公孙乾以实告。一日，公孙乾置酒请吕不韦，不韦曰：“座间别无他客，既是秦国王孙在此，何不请来同坐？”公孙乾从其命，即请异人与不韦相见，同席饮酒。至半酣，公孙乾起身如厕，不韦低声而问异人曰：“秦王今老矣。太子所爱者华阳夫人，而夫人无子。殿下兄弟二十余人，未有专宠，殿下何不以此时求归秦国，事华阳夫人，求为之子，他日有立储之望。”异人含泪对曰：“某岂望及此！但言及故国，心如刀刺，恨未有脱身之计耳。”不韦曰：“某家虽贫，请以千金为殿下西游，往说太子及夫人，救殿下还朝，如何？”异人曰：“若如君言，倘得富

贵，与君共之！”言甫毕，公孙乾到，问曰：“吕君何言？”不韦曰：“某问王孙以秦中之玉价，王孙辞我以不知也。”公孙乾更不疑惑，命酒更酌，尽欢而散。自此不韦与异人时常相会，遂以五百金密付异人，使之买嘱左右，结交宾客。公孙乾上下俱受异人金帛，串做一家，不复疑忌。不韦复以五百金市买奇珍玩好，别了公孙乾，竟至咸阳。探得华阳夫人有姊，亦嫁于秦，先买嘱其家左右，通话于夫人之姊，言：“王孙异人在赵，思念太子夫人，有孝顺之礼，托某转送，这些小之仪，亦是王孙奉候姨娘者。”遂将金珠一函献上。姊大喜，自出堂，于帘内见客，谓不韦曰：“此虽王孙美意，有劳尊客远涉。今王孙在赵，未审还想故土否？”不韦答曰：“某与王孙公馆对居，有事罄与某说，某尽知其心事，日夜思念太子夫人，言自幼失母，夫人便是他嫡母，欲得回国奉养，以尽孝道。”姊曰：“王孙向来安否？”不韦曰：“因秦兵屡次伐赵，赵王每每欲将王孙来斩，喜得臣民尽皆保奏，幸存一命，所以思归愈切。”姊曰：“臣民何故保他？”不韦曰：“王孙贤孝无比，每遇秦王太子及夫人寿诞，及元旦朔望之辰，必清斋沐浴，焚香西望拜祝，赵人无不知之。又且好学重贤，交结诸侯宾客，遍于天下，天下皆称其贤孝，以此臣民尽行保奏。”不韦言毕，又将金玉宝玩，约值五百金，献上曰：“王孙不得归侍太子夫人，有薄礼权表孝顺，相求王亲转达！”姊命门下客款待不韦酒食，遂自入告于华阳夫人。夫人见珍玩，以为“王孙真念我”，心中甚喜。夫人姊回复吕不韦，不韦因问姊曰：“夫人有子几人？”姊曰：“无有。”不韦曰：“吾闻‘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爱弛。’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，及此时宜择诸子中贤孝者为子，百岁之后，所立子为王，终不失势。不然，他日一旦色衰爱弛，悔无及矣！今异人贤孝，又自附于夫人，自知中男不得立，夫人诚拔以为适子，夫人不世世有宠于秦乎？”姊复述其言于华阳夫人，夫人曰：“客言是也。”

一夜，与安国君饮正欢，忽然涕泣，太子怪而问之。夫人曰：“妾幸得充后宫，不幸无子，君诸子中惟异人最贤，诸侯宾客来往，俱称誉之不容口，若得此子为嗣，妾身有托。”太子许之。夫人曰：“君今日许妾，明日听他姬之言，又忘之矣。”太子曰：“夫人倘不相信，愿刻符为誓！”乃取玉符，刻“适嗣异人”四字，而中剖之，各留其半，以此为信。夫人曰：“异人在赵，何以归之？”太子曰：“当乘间请于王也。”

时秦昭襄王方怒赵，太子言于王，王不听。不韦知王后之弟杨泉君方贵幸，复贿其门下，求见杨泉君，说曰：“君之罪至死，君知之乎？”杨泉君大惊曰：“吾何罪？”不韦曰：“君之门下无不居高官，享厚禄，骏马盈于外厩，美女充于后庭，而太子门下，无富贵得势者。王之春秋高矣，一旦山陵崩，太子嗣位，其门下怨

君必甚，君之危亡可待也！”杨泉君曰：“为今之计当如何？”不韦曰：“鄙人有计，可以使君寿百岁，安于泰山，君欲闻否？”杨泉君跪请其说。不韦曰：“王年高矣，而子傒又无适男，今王孙异人贤孝闻于诸侯，而弃在于赵，日夜引领思归，君诚请王后言于秦王，而归异人，使太子立为适子，是异人无国而有国，太子之夫人无子而有子，太子与王孙之德王后者，世世无穷，君之爵位可长保也。”杨泉君下拜曰：“谨谢教！”即以不韦之言告于王后，王后因为秦王言之，秦王曰：“俟赵人请和，吾当迎此子归国耳。”太子召吕不韦问曰：“吾欲迎异人归秦为嗣，父王未准，先生有何妙策？”不韦叩首曰：“太子果立王孙为嗣，小人不惜千金家业，赂赵当权，必能救回。”太子与夫人俱大喜，将黄金三百镒付吕不韦，转付王孙异人为结客之费。王后亦出黄金二百镒，总付不韦。夫人又为异人制衣服一箱，亦赠不韦黄金共百镒，预拜不韦为异人太傅，使传语异人：“只在旦夕，可望相见，不必忧虑。”不韦辞归，回至邯郸，先见父亲，说了一遍。父亲大喜。次日，即备礼谒见公孙乾，然后见王孙异人，将王后及太子夫人一段说话，细细详述，又将黄金五百镒及衣服献上。异人大喜，谓不韦曰：“衣服我留下，黄金烦先生收去，倘有用处，但凭先生使费，只要救得我归国，感恩不浅！”

再说不韦向取下邯郸美女，号为赵姬，善于歌舞，知其怀娠两月，心生一计，想道：“王孙异人回国，必有继立之分。若以此姬献之，倘然生得一男，是我嫡血，此男承嗣为王，嬴氏的天下，便是吕氏接代，也不枉了我破家做下这番生意。”因请异人和公孙乾来家饮酒，席上珍馐百味，笙歌两行，自不必说。酒至半酣，不韦开言：“卑人新纳一小姬，颇能歌舞，欲令奉劝一杯，勿嫌唐突。”即命二青衣丫鬟，唤赵姬出来。不韦曰：“汝可拜见二位贵人。”赵姬轻移莲步，在氍毹上叩了两个头。异人与公孙乾慌忙作揖还礼。不韦令赵姬手捧金卮，向前为寿。杯到异人，异人抬头看时，果然标致。怎见得：云鬟轻挑蝉翠，蛾眉淡扫春山，朱唇点一颗樱桃，皓齿排两行白玉。微开笑靥，似褒姒欲媚幽王；缓动金莲，拟西施堪迷吴主。万种娇容看不尽，一团妖冶画难工。赵姬敬酒已毕，舒开长袖，即在氍毹上舞一个大垂手小垂手，体若游龙，袖如素霓，宛转似羽毛之从风，轻盈与尘雾相乱，喜得公孙乾和异人目乱心迷，神摇魂荡，口中赞叹不已。赵姬舞毕，不韦命再斟大觥奉劝，二人一饮而尽。赵姬劝酒完了，入内去讫。宾主复互相酬劝，尽量极欢，公孙乾不觉大醉，卧于坐席之上。异人心念赵姬，借酒装面，请于不韦曰：“念某孤身质此，客馆寂寥，欲与公求得此姬为妻，足满平生之愿，未知身价几何？容当奉纳。”不韦佯怒曰：“我好意相请，出妻献妾，以表敬意，殿下遂欲夺吾所爱，是何道理？”异人踟蹰无地，即下跪曰：“某以客中孤苦，妄想

要先生割爱，实乃醉后狂言，幸勿见罪！”不韦慌忙扶起曰：“吾为殿下谋归，千金家产尚且破尽，全无吝惜，今何惜一女子。但此女年幼害羞，恐其不从，彼若情愿，即当奉送，备铺床拂席之役。”异人再拜称谢，候公孙乾酒醒，一同登车而去。其夜，不韦向赵姬言曰：“秦王孙十分爱你，求你为妻，你意若何？”赵姬曰：“妾既以身事君，且有娠矣，奈何弃之，使事他姓乎？”不韦密告曰：“汝随我终身，不过一贾人妇耳。王孙将来有秦王之分，汝得其宠，必为王后。天幸腹中生男，即为太子，我与你便是秦王之父母，富贵俱无穷矣。汝可念夫妇之情，曲从吾计，不可泄漏！”赵姬曰：“君之所谋者大，妾敢不奉命！但夫妻恩爱，何忍割绝？”言讫泪下。不韦抚之曰：“汝若不忘此情，异日得了秦家天下，仍为夫妇，永不相离，岂不美哉！”二人遂对天设誓。当夜同寝，恩情倍常，不必细述。次日，不韦到公孙乾处，谢夜来简慢之罪。公孙乾曰：“正欲与王孙一同造府，拜谢高情，何反劳枉驾？”少顷，异人亦到，彼此交谢。不韦曰：“蒙殿下不嫌小妾丑陋，取侍巾栉，某与小妾再三言之，已勉从尊命矣。今日良辰，即当送至寓所陪伴。”异人曰：“先生高义，粉骨难报！”公孙乾曰：“既有此良姻，某当为媒。”遂命左右备下喜筵。不韦辞去，至晚，以温车载赵姬与异人成亲。髯翁有诗云：

新欢旧爱一朝移，花烛穷途得意时。

尽道王孙能夺国，谁知暗赠吕家儿。

异人得了赵姬，如鱼似水，爱眷非常。约过一月有余，赵姬遂向异人曰：“妾获侍殿下，天幸已怀胎矣。”异人不知来历，只道自己下种，愈加欢喜。那赵姬先有了两月身孕，方嫁与异人，嫁过八个月，便是十月满足，当产之期，腹中全然不动。因怀著个混一天下的真命帝王，所以比常不同，直到十二个月周年，方才产下一儿。产时红光满室，百鸟飞翔。看那婴儿，生得丰准长目，方额重瞳，口中含有数齿，背项有龙鳞一搭，啼声洪大，街市皆闻。其日，乃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朔旦。异人大喜曰：“吾闻应运之主，必有异征，是儿骨相非凡，又且生于正月，异日必为政于天下。”遂用赵姬之姓，名曰赵政。后来政嗣为秦王，兼并六国，即秦始皇也。当时吕不韦闻得赵姬生男，暗暗自喜。

至秦昭襄王五十年，赵政已长成三岁矣。时秦兵围邯郸甚急，不韦谓异人曰：“赵王倘复迁怒于殿下，奈何？不如逃奔秦国，可以自脱。”异人曰：“此事全仗先生筹画。”不韦乃尽出黄金共六百斤，以三百斤遍赂南门守城将军，托言曰：“某举家从阳翟来，行贾于此，不幸秦寇生发，围城日久，某思乡甚切，今将所存资本，尽数分散各位，只要做个方便人情，放我一家出城，回阳翟去，感恩不浅！”守将许之，复以百斤献于公孙乾，述己欲回阳翟之意，反央公孙乾与南

门守将说个方便。守将和军卒都受了贿赂，落得做个顺水人情。不韦预教异人将赵氏母子，密寄于母家。是日，置酒请公孙乾，说道：“某只在三日内出城，特具一杯话别。”席间将公孙乾灌得烂醉，左右军卒，俱大酒大肉，恣其饮啖，各自醉饱安眠。至夜半，异人微服混在仆人之中，跟随不韦父子行至南门，守将不知真假，私自开钥，放他出城而去。论来王龔大营，在于西门，因南门是走阳翟的大路，不韦原说还乡，所以只讨南门。三人共仆从结队连夜奔走，打大弯转欲投秦军。至天明，被秦国游兵获住。不韦指异人曰：“此秦国王孙，向质于赵，今逃出邯郸，来奔本国，汝辈可速速引路！”游兵让马匹与三人骑坐，引至王龔大营。王龔问明来历，请入相见，即将衣冠与异人更换，设宴管待。王龔曰：“大王亲在此督战，行宫去此不过十里。”乃备车马，转送入行宫。秦昭襄王见了异人，不胜之喜，曰：“太子日夜想汝，今天遣吾孙脱于虎口也。便可先回咸阳，以慰父母之念。”异人辞了秦王，与不韦父子登车，竟至咸阳，不知父子相见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